日知録集釋

日知錄集釋卷四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魯之春秋

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原注左傳昭公二年汪氏云韓子觀魯春秋此未筆削之春秋也春秋當始伯禽何爲始隱疑當時魯春秋惠公以上魯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義也使伯禽以後之春秋皆存則周初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爲法顧獨存其哀世之事以爲戒耶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夫子借之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後又亡其七夫子因而存之使魯春秋具存夫子有所取義而託始於隱是因筆削春秋反使惠公以前二百餘年之事皆無徵豈聖人之心哉迹熄詩亡孟子就當時之春秋推說耳左暄曰春秋筆則筆削則削魯史之舊本無存故筆削之新義莫攷然亦有可攷而知者如公羊莊七年傳曰不修春秋曰雨星不

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此傳文之可據者又有見於他書者坊記載夫子之言曰故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孔頴達春秋疏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于策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今經無其事此又夫子春秋與舊史不同之一證也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原注孟子雖言詩亡然後春秋作然不應伯禽至孝公二百五十年全無紀載閻氏曰按杜元凱春秋經傳集解序使知春秋一書其發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仲尼從而修之何必言起自伯禽與成之古良史哉又左傳隱七年謂之禮經杜注曰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自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脩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脩之所

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莊侍郎曰春秋之義不可書則辟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辭有據正則不當書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可書辭有詭正而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辟其所大不可而後日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辭若可去可省而書者常人之所輕聖人之所重春秋非記事之史不書多于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以所書知所不書又曰春秋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無空文又曰春秋之辭斷十二公之策而列之則十二公之行狀莫不著也辭有屢于一公之策書者有屢于一年之策書者有屢而不志者有贖而一志者不可不察也劉氏曰孟子言春秋繼王者之迹行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唯春秋爲邦而兼夏殷周之制既以告顏淵吾其爲東周又見于不狃之召夏殷周道皆不足觀吾舍魯何適復見于禮之告子游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又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憂天憫人不得已之心百世如將見之又曰傳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春秋緣禮義以致太平用坤乾之義以述殷道用夏時之等以觀夏道等之不著義將安放故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

五世若是者有二義焉于所見世微其辭于所聞世痛其禍于所傳聞世殺其恩此一義也于所傳聞世見撥亂始治于所聞世見治麤麤進升平于所見世見治太平此又一義也由是辨內外之治明王化之漸施詳略之文魯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廣世愈亂而春秋之文益治又曰史記言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以制義法為肯所刺譏褒諱抑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故七十子徒口受其傳指漢書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夫使無傳受之微言大義則人人可以屬詞比事而得之趣汸崔子口方何必不與游夏同識推其無張三世通三統之義以貫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發左支而右綴

春秋闕疑之書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以聖人之明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豈難攷歷布算

以補其闕而夫子不敢也況於史文之誤而無從取正者乎況於列國之事得之傳聞不登於史策者乎楊氏曰宋呂大圭春秋論大約言不以日月爲褒貶不以爵號爲予奪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曰著名實三曰正幾微而已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可謂富矣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史之所不書則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者莊侍郎曰春秋傳列國之載因魯史以約文于所不審則義不可斷皆削之而不書書則斷之者斷則書之者故曰春秋之信史也存闕文而不益實其所不削也不審其事則去之不審其文則存之傳之爲世而不可亂也且春秋魯國之史也即使歷聘之餘必聞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國之寶書增入本國之記注乎原注成公十三年公會諸侯伐秦下正義曰經文依史官策書策書所無故經文遂闕也傳文采於簡牘簡牘先有故傳文獨存也劉氏曰春秋說曰孔子作春秋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蓋魯史記之文本錄內而略外聖人取百二十國寶書而損益之其大致

則略同故曰述而不作述文王也非述魯也傳史記之例常事不能不悉書備載春秋盡削之其存什一于千百以著微文刺譏爲萬世法故曰非記事之書也或筆一而削百或筆十而削一削者以筆見筆者以削見屈伸變化以著其義使人深思而自省悟應問以窮其奧故曰知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而不著唯游夏能知之知之故不能贊一詞也

若乃改葬惠公之類不書者舊史之所無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馬司城之不名者闕也[原注齊崔氏出奔衛去名而書族宋殺其大夫山去族而書字疑皆前史之闕]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實弑而書卒者傳聞不勝簡書是以從舊史之文也[原注邵氏曰赴以卒則卒赴以弑則弑弑而赴以卒其弑也傳聞云爾也傳聞不勝簡書是以書卒以待察也比之疑獄]左氏出於獲麟之後網羅浩博實夫子之所未見乃後之儒者似謂已有此書夫子據而筆削之即左氏之解經於所不合者亦多曲爲之說而經生之論遂以聖人所不知爲諱是以

新說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學春秋之言皆郢書燕說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聞闕疑愼言其餘豈特告子張乎脩春秋之法亦不過此

春秋因魯史而脩者也左氏傳采列國之史而作者也故所書晉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於中國則以列國之史參之而一從周正自惠公以前則閒用夏正其不出於一人明矣其謂䞈仲子爲子氏未薨平王崩爲赴以庚戌（原注先王二日）陳侯鮑卒爲再赴似皆揣摩而爲之說

三正

三正之名見於甘誓蘇氏以爲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爲正者其來尚矣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脩其禮物則

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覲會同則用周之正朔其於本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獨是晉爲姬姓之國而用夏正則不可解原注三正之所以異者疑古之分國各有所受故公劉當夏后之世而一之日二之日已用建子爲紀晉之用寅其亦承唐人之舊與舜典協時月正日即協此不齊之時月況民以上守談春王正月講云汲冢周書云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且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周時正實兼行之矣　杜預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今攷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

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原注〕羅泌以爲傳據晉史經則周曆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沈氏曰〕毛云秦正建亥而漢初因之非誤也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曆推之爲僖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於傳者也〔沈氏曰〕毛云三正遞建諸事可通而偏此推測占驗之事多用夏正何則以氣候分至有難齊也卜偃以鶉火天策推驗昏旦此非用夏正不可

僖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後告

夫不告文公之入（原注傳曰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爲今年之事新君入國之日反爲舊君卽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經乃錯簡（沉氏曰毛云春秋通例但得書列國君卒而不書列國立君此全經盡然至于踰年之告則國亂多故並從緩赴非錯簡也）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原注蓋懷公遣人來告）

隱公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傳作秋劉原父曰左氏日月與經不同者丘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參差不一往往而迷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攷宋用殷正則建酉之月周以爲冬宋以爲秋矣

桓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作春劉原父曰傳所据者以夏正紀時也

文公十六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經在九月傳作七月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爲周正則麥禾皆未熟四年秋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者蓋芟踐之終是可疑按傳中雜取三正多有錯誤左氏雖發其例於隱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間有失於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書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閏月

左氏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梁氏曰左傳紀閏者六僖七年文元年成十七年襄九年昭二十年二十二年獨文元年閏三月昭二十年閏八月皆違歸餘于終之例而傳獨譏閏三月爲非禮不可解或謂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不得有閏故譏之近國家置閏惟正月十二月罕見以理推之不應此

兩月不置閏也故齊梁以來亦多有之錢詹事云古法用恆氣以無中氣之月為閏一歲十二月皆可置閏不獨宋用元以前即明亦有閏正月閏十二月也西法改用定氣每氣長短不齊冬至前後氣最短故百餘年來從無閏十一月十二月正月者

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並是魯曆春秋時各國之曆亦自有不同者經特據魯曆書之耳原注史記秦宣公享國十二年初志閏月此各國曆法不同之一證

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上年閏月原注上有十二月

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傳在上年閏月原注上有冬

皆魯失閏之證杜以為從告非也錢氏曰文公元年傳注杜預曰步曆之始以為術之端首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故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故

言歸餘于終孔穎達曰日月轉運于天猶如人之行步故
推曆謂之步曆步曆之始以爲術之端首謂曆之上元必
以日月全數爲始于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爲術之端首故
言履端于始也日行遲月行速凡二十九日過半月行及
日謂之一月過半者謂一日于曆法分爲九百四十分月
行及日必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今一歲氣周
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十二月一周惟三百五
十四日是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二未得氣周細而言之一歲
只少弱十一日所以然者一月有餘分二十九一年十二
月有餘分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既得三百五十四日又得
餘分三百四十八分日之一一日爲九百四十分則
四分之爲二百三十五分今于餘分三百四十八內取二
百三十五分當徹四分日之一餘有一百一十三分其
整日推有十一日又以餘分一百一十二減其一日九百
四十分推有八百二十七分一一年有餘十日入百二十
七分少一百一十三分不成十一也分一周之日爲十
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爲一月則每月惟二
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
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
正取中氣以正月故言舉正于中也月閏之與月節每月
膜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歸之于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爲閏
故言歸餘于終又曰史記漢書于泰時及漢未改秦曆之

前漢書後九月文穎曰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曆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曆法應置閏者總致之于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于終耳拔師古于此篇用杜預說謂有餘日則歸于終積而成閏並無置閏在歲終之解春秋經傳所載九閏月除襄九年閏月依杜預當作門五日其餘八閏惟成十七年閏月乙卯晦昭二十二年閏月取前城傳文上有十二月知此兩閏皆在歲終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傳在冬十一月之後則未知其閏在十一月與十二月與僖七年閏月惠王崩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哀十五年閏月渾良夫與太子入經傳上有冬字則未知其閏在十月與十一月與十二月與俱不得而知也文元年閏三月非禮也劉歆以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杜預以爲曆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于今年置閏蓋時達曆者所譏按文元年十閏漢志謂失之前杜氏謂失之後非以置閏常在歲終之議之也昭二十年閏月殺宣姜傳文上有八月下有十而孔穎達以爲閏在八月後也此兩閏不在歲終傳有明文春秋魯曆雖不正加以應置歲終者移之或春或秋恐亦無是事也秦漢所書後九月自是秦曆蓋誤以置閏歲末傳會歸餘于終之文師古所注甚明後人乃謂古法閏在歲終失之甚矣

史記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則以魯歷爲周歷非也平王東遷以後周朔之不頒久矣故漢書律歷志六歷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其於左氏之言失閏皆謂魯歷蓋本劉歆之說（原注）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

王正月

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原注）集古錄博古圖載此鼎並作王九月而論之曰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端令晉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爲法不獨魯也李夢陽言今人往往有得秦權者亦有王正月字以是觀之春秋王正月必魯史本文也言王者

所以別於夏殷並無他義劉原父以王之一字爲聖人新意非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於此見之（原注）博古圖載周仲傳父鼎銘曰維王五月初吉丁亥齊侯鎛鐘銘曰維王五月辰在戊寅敔敦銘曰維王十月

趙伯循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

左氏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此古人解經之善後人辨之累數百千言而未明者傳以一字盡之矣

未爲天子則雖建子而不敢謂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原注）傳一月周之正月猶豳詩言一之日已爲天子則謂之正而復加王以別於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

春秋時月並書

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攷之尚書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穫言時則不言月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則不言時原注朱文公荅林擇之亦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說其他鍾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為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原注或疑夫子特筆是不然舊史既以春秋爲名自當書時且如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不容二年書春元年乃不書春是知謂以時冠月出於夫子者非也

建子之月而書春此周人謂之春矣後漢書陳寵傳曰天正建子周以爲春元熊朋來五經說曰陽生於子卽爲春陰生於午卽爲秋此之謂天統

謂一爲元

楊龜山荅胡康侯書曰蒙錄示春秋第一段義所謂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初無此意原注此本之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汝成案謂一爲元固不自作春秋始然不曰一月而曰正月不曰一年而曰元年元日義必有取董氏發明元義亦未嘗緊入孔子也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尙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

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爲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爲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爲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爲異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原注熊朋來亦云若依夏時周月之說則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爾汝成案左氏于隱元年大書春王周正月所以明春秋所書春爲時王之春而正月亦時王之正月也孔子之作春秋使人信不使人疑若以夏時冠周月則謂之何而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實夏之六月農事方盛不可以觀武故以不時書如謂夏時冠周月者何不書夏八月耶

五代史漢本紀論曰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孔子未脩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原注元吳萊本此作改元論）其謂一爲元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徐無黨注曰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云一不獨謂年爲元也呂伯恭春秋講義曰命曰以元虞典也（原注書月正元日）命祀以元商訓也（原注雅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年紀日辰之首其謂之元蓋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說春秋者乃言春秋謂一爲元殆欲深求經旨而反淺之也

改月

三代改月之證見於白虎通所引尙書大傳之言甚明其言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原注正卽正月）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一月矣殷以十二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二月矣夏以十三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三月矣（原注洪邁曰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卽正月也沈氏曰朱氏尙書埤傳亦曰十有二月孔氏以爲商王之建子月是也左傳梓愼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其的證也蔡傳正朔改而月朔不改其說非是）胡氏引伊訓太甲十有

二月之文以為商人不改月之證與孔傳不合亦未有明據（原注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傳曰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傳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未當以十二月為歲首錫氏曰秦以十二月為正史家皆如此書）

胡氏又引秦人以亥為正不改時月為證則不然漢書高帝紀春正月注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錫氏曰師古之論亦未見其必然大抵三代有改月有不改月漢儒所謂有質家文家之別）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叔孫通傳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原注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當是建申之月劉攽曰按歷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

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按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於追改遂以秦之十月爲漢之十月耳夫以七月誤爲十月正足以爲秦人改月之證胡氏失之沈氏曰魏志明帝紀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於是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曆改年爲孟夏四月此魏人之改月者也又曰改大和曆曰景初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于郊祀迎氣礿祠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曆數之序

天王

尙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曰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楊氏曰吳楚之王不通于天下顧氏之言非是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是也楊氏曰不因諸國之僭王者自宜法天耳

邾儀父

邾儀父之稱字者，附庸之君無爵可稱，若直書其名又非所以待鄰國之君也，故字之原注詩序車鄰美秦仲也孔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卑於子男而進於蠻夷之國原注郳犂來介葛盧書名與蕭叔朝公原注杜解叔名非也同一例也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褒之非矣原注此亦史家常例非舊史書邾克而夫子改之爲儀父也呂氏曰左及穀梁皆以邾爲附庸國未確公羊傳謂邾婁顏得罪于天子天子殺顏而立其弟術天子崩術仍致國于顏之子夏父夏父五分其國而以濫封術世本謂邾顏居邾肥徙郳宋衷注云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郳爲小邾子世族譜云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郳據此則邾非附庸可知傳言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二國嘗相難且其地東有翼假難姑在今之費縣西有訾婁蟲類在今之濟寧北界于魯南界楚荊絕長補短地方百數十里有郳濫以爲附庸此豈不能自達于天子者

邾儀父稱字附庸之君也郳犂來來朝稱名下矣介葛盧來不言朝又下矣白狄來略其君之名又下矣

仲子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曰僖公成風者僖公之母成風也〔原注〕猶晉簡文帝母會稽王太妃鄭氏之稱簡文宣太后闕學明教藏書所謂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者也穀梁傳曰母以子氏〔原注〕注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氏按妾不得體君儀禮傳文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此說得之左氏以爲桓公之母桓未立而以夫人之禮尊其母又未薨而賵皆遠於人情不可信〔原注〕公羊亦以爲桓公之母惠公之妾繫妾於君被之繫母於子是則短矣所以然者以魯有兩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原注〕左氏哀公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而隱之夫人又是子氏二傳所

聞不同故有紛紛之說

此亦魯史原文蓋魯有兩仲子不得不稱之曰惠公仲子也考仲子之宮不言惠公者承上文而略其辭也（姚刑部曰魯仲子之有二也前後異焉春秋同爲一書歸賵于桓母未亡之時必不疑于桓母矣一書考其宮于君夫人子氏薨喪終之歲必不疑于惠母矣是以不嫌同稱也而猶有如左氏見之舛也聖人所不及料矣）

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如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衞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也妾不得體君不得已而繫之子仲子繫惠公而不得繫於孝公成風繫僖公而不得繫於莊公抑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者矣

春秋十二公夫人之見於經者桓夫人文姜莊夫人哀姜

僖夫人聲姜宣夫人穆姜成夫人齊姜皆書薨書葬（原注聲姜不書逆不書至文公成公不書生）文夫人出姜不書薨葬隱夫人子氏書薨不書葬昭夫人孟子變薨言卒不書葬不稱夫人其妾母之見於經者僖母成風宣母敬嬴襄母定姒昭母齊歸皆書薨書葬稱夫人小君惟哀母定姒變薨言卒不稱夫人小君其他若隱母聲子桓母仲子閔母叔姜皆不見於經定母則經傳皆闕而所謂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傳夫人者隱公之妻也（原注左氏以爲桓母公羊以爲隱母並非）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春秋之例葬君則書葬君之母則書葬妻則不書所以別禮之輕重也隱見存而夫人薨故葬不書注謂隱弒賊

不討故不書者非

成風敬嬴

成風敬嬴定姒（原注襄公四年）齊歸之書夫人書小君何也邦人稱之舊史書之夫子焉得而貶之在後世則秦芈氏漢薄氏之稱太后也直書而失自見矣定姒（原注定公十五年魯有兩定姒）書葬而不書夫人小君哀未君也（原注劉原父曰姒氏爲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夫人耳）孟子則并不書葬不成喪也

君氏卒

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從左氏爲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繫之君以爲別猶仲子之繫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原注公羊穀梁二傳作尹氏楊氏曰卒亦

有不舉名者又何如或赴不以名則書尹氏崔杼之奔其例也惡傳詭曰天子之外諸侯嗣也故卒稱爵內諸侯秣也故卒稱氏其王子弟則以王子爲氏或稱其采則以采爲氏皆不稱爵春秋志外諸侯之卒也詳志內諸侯之卒也略外諸侯之卒譏而不名者凡五隱七年滕侯卒年宿男莊三十一年薛伯卒僖二十三年杞子成十六年滕子皆不名皆小國徽之故不名與而不名者惟一而凡四見焉成十四年秦伯昭五年秦伯定凡年秦伯哀三年秦伯皆不名秦强國也惟禁稻名餘皆不名駢之故不名內諸侯之卒者三人尹氏王子虎劉卷其不名者尹氏一人而已或曰譏世卿也爲此說者蓋見周尹氏奔崔氏皆世歸或弑其君或亂王室春秋皆稱氏而不名故以爲譏然則外諸侯稱爵而不名者又何說宿男滕子薛伯秦伯杞子皆不名其卒也以爵卒尹氏亦不名其卒也以氏卒一也矣獨於尹氏而疑之諸侯卒名而非不名卒告而葬不告告者告於天于故春秋志內外諸侯之卒皆隨之以天下而稱名微固不名者如宿如杞如薛如滕皆陵夷衷微不能以名逵也其後曾主夏盟扶而存之因耐以其名逵故滕杞薛皆名內諸侯之强如尹氏外諸侯之强如秦伯皆有跋邑不臣之心故春秋三書尹氏尹氏卒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以王子朔奔楚四書秦伯始終敗之而不名則異人之情見乎辭矣尹氏左傳作君氏何也傳寫訛也說者謂

君之母氏故稱君氏而不稱姓其說雖合於左氏然左氏
莊元年傳門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然則不稱
姓是絕不為親也可乎三傳皆可信捍其尤善者從之尹
氏王喪王子虎王盟劉卷王會故卒之又曰王子虎叔
服文元年來會莽者公穀二傳皆云然左氏謂卽信二十
九年盟泉者經書王人同稱王子虎左氏據國史可二傳
本師傳其說執是左氏謂同盟則弔氏從之室也諸
侯不奔喪尹氏為得喪古侯來脩之問出境王室大
夫非有帛之使不外諸通春秋王會盟不獨劉
卷王于而獨卒此二人蓋來則往弔之故卒之來赴
者以其有玉帛之使者也尹氏獨無闕似王室重臣
故叛而名侍郎曰尹氏卒天子之大夫不書此何
以書公羊曰天王崩諸侯之禮相接斯恩及矣
則恩錄之以公喪錄之也春秋以諸侯奔天王之喪
為常事而不書他年奔喪也以吾君王尹相而錄
其卒齊喪矣何之不成不名公羊于曰議世卿世
卿非禮也諱人志乎汝案君氏左傳以聲子先
生士是儒皆如是然不若公殺作尹者當也若君
氏是隱則隱二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是魯
何人若母桓未為則是惠公之妾卽隱以譏故從
正君之禮然不應預書於年前也左氏無傳穀梁以為
隱之妻若然則妻何書夫人書姓書薨而母則不書又去

其姓不辭甚矣定公十五年書姒氏卒公羊傳曰定姒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穀梁傳曰妾辭也哀公之母也卽隱以攝故諱不爲君從妾辭而書亦不當貶去其姓明矣然則莫善於公羊說也隱二年夫人子氏薨公羊以爲隱母此春秋達例也子氏爲隱母則君氏爲尹氏決矣若以君氏爲隱夫人隱夫人子氏非昭夫人孟子比也亦何緣絶去其姓且以夫人之氏而冠以君則言不順而名不正也若毛西河解爲鄭大夫尹氏斯更穿鑿外大夫不書卒卽隱與俱歸爲魯臣不爲大夫也曷知之隱不爵大夫穀梁氏已著其說矣

或疑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蓋當時有此稱然則去其夫人卽爲君氏矣（原注戰國齊有君王后）

夫人子氏隱之妻嫡也故書薨君氏隱之母惠公之繼室妾也故書卒

不書葬者何春秋之初去西周未遠嫡妾之分尚嚴故仲

子別宮而獻六羽所謂猶秉周禮者也僖公以後日以僭踰於經可見矣

滕子薛伯杞伯

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伯而子也貶之乎（原注滕子來朝張無垢胡康侯謂貶其朝桓楊氏曰貶其朝桓嚴迂）貶之者人之可也名之可也至於名盡之矣降其爵非情也古之天下猶今也崔呈秀魏廣微天下之人無字之者言及之則名之名之者惡之也惡之則名之焉盡之矣若降其少師而爲太子少師降其尚書而爲侍郎郎中員外雖童子亦知其不可矣然則三國之降焉何沙隨程氏以爲是三國者皆微困於諸侯之政而自貶焉（原注孫明復已有此說伊川春秋傳略同）昭公十

三年平丘之盟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哀公十三年黃池之會子服景伯曰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皆其證也春秋之世衛稱公矣及其末也貶而侯貶而君原注史記衛世家昭公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成侯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此著於史記而後人尚有不知者高誘解呂氏春秋衛嗣君曰秦貶其號爲君夫滕薛杞猶是也原注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定公元年城成周宋仲幾曰滕薛郳吾役也則不惟自貶且爲大國之私屬矣故魯史因而書之也

小國貧則滕薛杞降而稱伯稱子大國強則齊世子光列於莒邾滕薛杞小邾之上原注齊世子光八會諸侯其五會並序諸侯之下至襄公十年伐鄭之會在滕薛杞小邾上十一年再會又進在莒邾上時爲之也左氏謂以先至而進之亦託辭焉爾

闕文

桓公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闕冬一時原注公羊成公十年闕冬十月昭公十年十二月無冬僖公二十八年冬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有日而無事皆春秋之闕文後人之脫漏也原注莊公二十二年夏五月無事而不書首月杜氏釋例以爲闕謬穀梁有桓無王之說竊以爲夫子於繼隱之後而書公卽位則桓之志見矣奚待去其王以爲貶邪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闕文也原注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同若曰以其錫桓而貶之則桓之立春秋固已公之矣商臣而書楚子原注文公九年商人而書齊侯原注文公十五年五等之爵

無所可貶孰有貶及於天王邪

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不言氏此與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公六年仲孫忌不言何同皆闕文也聖人之經平易正大

邵國賢（原注寶）曰夏五晉史之闕文歟春秋之闕文歟如謂魯史之闕文者筆則筆削則削何獨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乎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推不誠伯高之心是不誠於後世也聖人豈為之哉不然則甲戌己丑叔彭生仲孫忌又何為者是故夏五春秋之闕文也非晉史之闕文也

范介儒原注守己曰紀子伯郭公夏五之類傳經者之脫文耳謂爲夫子之闕疑吾不信已原注按甲戌己丑似是魯史之文故左傳已有再赴之說

頓司業曰春秋文多闕誤三傳頗多附會而公穀尤甚其大者如紀子伯莒子盟於密本闕文也而習公穀者遂謂紀本子爵後因天子將娶於紀進爵爲侯加封百里以廣孝敬漢世因之先立后先封其父爲侯進大司馬大將軍封爵之濫自此始蓋嘗推而論之日食闕書日朔者凡十本史失之而穀梁則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宋自襄十五年以後無不書日朔者豈自此至獲麟近百年總無食於前食於後而得參差不定於襄以前乎則穀梁之說非也外諸侯卒闕書名者凡十亦史失之而左氏則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案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而八年宿男卒不名成十三年滕會諸侯同伐秦而十六年滕子卒不名杞與魯結昏而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不名則左氏之說非也夫人不書姜氏及去姜存氏去氏存姜者凡四而左傳則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賈逵又云哀姜殺子罪輕故但貶去姜公穀又以出姜不宜成禮于齊穆姜不宜從夫爽娶故俱貶去氏夫去姜存氏去氏存姜既不成詞況文姜哀姜之罪豈待去其姓氏而甥至夫甥舅之合事由父母而必責其問合禮與否無乃

路冊璆移曰之譏乎亦拘閡不通甚矣王不稱天者凡六
其三史脫之其三從省文而胡氏于錫桓公命歸成風之
襚及會葬則云聖人去天以示貶夫歸仲子之賵王已稱
天矣豈於前獨罪幸亟而於天王無貶於此數事又獨責
天王而於榮召無譏乎桓五年三闕從王伐鄭此自省文
爾與公朝於王所同義而胡氏以爲桓王失天討豈朝於
王丌不責請侯而反責王予必以桓十四年不書王爲責
桓無王則宜亦甚執何以書王必以桓四年七年不書秋
冬爲責王失刑則昭十年不書冬定十四年不書冬又何
以說秦伐晉鄭伐許晉伐鮮虞皆是偶闕人宇而公穀以
爲狄之夫泰且無論晉之罪具大於助亂於立君襄十四
年會孫林父於戚以定衛嘗月不闕狄晉鄭伯射王中肩
未嘗有微詞示貶而沾沾責其伐許伐鮮虞亦可謂舍其
大而圖其細矣凡此皆公穀倡之而後來諸儒如孔氏穎
達啖氏助趙又臣陸氏淳孫氏復劉氏敞亦既排之矣而
復大識於宋之中葉者書亦有故焉自諸儒攻擊三傳王
介甫遂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宮文定反之矯枉過
正遂舉聖經之斷闕不全者皆以爲精義所存復理公穀
之故說而呂東萊葉氏少蘊張氏元徒諸儒俱從之勢由
是春秋精明於唐以後者復晦昧於宋之南渡豈非勢之
仲相呂氏大幸程氏端學俞氏皋齊氏頎謙五家列闕文
相激使然哉思故劉覽諸家之說於南渡以後兼取黃氏

凡百有餘條俾學者於此不復強求其可通則於諸儒支離穿鑿之論亦掃除過半矣〔故成案〕顧氏論辨頗通闕然不逢二家義例殊失微言事有室闕輒歸闕文則益張南宋來師心武斷說矣〔惠以讀曰〕諸侯或日卒或月卒或時卒公穀二傳皆有說其以二日卒者惟桓五年陳侯鮑而己是時陳亂故再赴再赴者一告亂一告喪也春秋惟一書王室亂列國來告亂則直書其事而不書亂書亂則嫌與王室同凡書亂則不日以亂非一朝一夕之事故惟獄君日餘不日兩書日則非亂明矣或日兩日之間有闕文吾未之前閒也公羊謂以兩日卒之彼也以甲戌之日亾已丑之日死而得致死卽屍漢書讀為尸謂有狂易之病蜚亾而死已丑日乃得其屍也故春秋如其再赴之日書之蓋言君死不得其日所以皋其臣也〔毅成案〕穀梁傳云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卽此義

夫人孫于齊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之也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復稱姜氏見魯人復以小君待之忘父而與讎通也先孫後會其閒復歸於魯而春秋

不書爲國諱也此夫子削之矣

劉原父曰左氏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爲親乃中禮爾〔原注〕杜氏謂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者乃是曲說 魏書竇瑗傳引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蓋先儒皆主此說然則母可絕乎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卽位欲一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亦不迎而致也爲嘗獲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爲宋姬不爲不慈襄公不爲不孝今文姜之罪大絕不爲親何傷於義哉〔攸成案〕說本胡文定而闡發其義

詩序猗嗟刺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趙氏因之有哀痛以

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之說此皆禁之於末而不原其始者也夫文姜之反於魯必其與公之喪俱至其孫于齊爲國論所不容而去者也[原注]內諱奔謂之孫文姜之於齊父母之國也何至於書孫此直書而義自見者也於此而遂絕之則臣子之義伸而異日之醜行不登於史策矣莊公年少當國之臣不能堅持大義使之復還於魯憑君母之尊挾齊之強而恣睢淫佚遂至於不可制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左氏絕不爲親一言深得聖人之意而魯人既不能行後儒復昧其義所謂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豈不信夫

公及齊人狩于禚

莊公四年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冬公及齊人狩

于禚夫人享齊侯猶可書也公與齊侯狩不可書也故變文而曰齊人人之者譏之也杜氏以爲微者失之矣

楚吳書君書大夫

春秋之於吳楚斤斤焉不欲以其名與之也楚之見於經也始於莊之十年曰荆而已二十三年於其來聘而人之二十八年復稱荆而不與其人也僖之元年始稱楚人四年盟于召陵始有大夫原注公羊傳謂文公九年使椒來聘始有大夫疏矣又謂夷狄不氏非也屈完固已書氏二十一年會于盂始書楚子然使宜申來獻捷者楚子也原注二十一年而不書君圍宋者子玉原注二十七年救衛者子玉戰城濮者子玉也原注二十八年而不書帥聖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於中夏也吳之見於經也始於成之七年曰吳

而已襄之五年會于戚於其來聽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十四年復稱吳殊會而不與其人也二十五年門于巢卒始書吳子（原注吳本伯爵春秋以其僭王降從四裔之例而書子楊氏曰春秋降其爵亦不然吳既不通中國則從四夷之例亦宜）二十九年使札來聘始有大夫然滅州來（原注昭公十三年）戰長岸（原注十七年）敗雞父（原注二十三年）滅巢（原注二十四年）滅徐（原注三十年）伐越（原注三十二年）入郢（原注定公四年）敗檇李（原注十四年）伐陳（原注哀公六年）會柤（原注同上）會鄫（原注七年）伐我（原注八年）伐齊（原注十年十一年）救陳（原注十年）戰艾陵（原注十一年）會橐皋（原注十二年）並稱吳而不與其人會黃池（原注十三年）書晉侯及吳子而殊其會終春秋之文無書帥者使之終不得同於中夏也是知書君書大夫春秋之不得已也政交於中國矣以後世之事言之如劉石十

六國之畫略之而已至魏齊周則不得不成之爲國而列之於史遼金亦然此夫子所以錄楚吳也然於備書之中而寓抑之之意聖人之心蓋可見矣

亡國書葬

紀已亡而書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亡而書葬陳哀公存陳也此聖人之情而見諸行事者也

許男新臣卒

許男新臣卒左氏傳曰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而經不言於師此得史之闕夫子不敢增也穀梁子不得其說而以爲內桓師劉原父以爲去其師而歸卒於其國鑿矣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魯人有疑焉故不祔於姑至是因禘而致之不稱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文也哀姜與弑二君而猶以之配莊公是亂於禮矣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致夫人也譏僖公也皆魯道之衰而夫子所以傷之者也胡氏以夫人爲成風成風尚存何以言致亦言之不順也

惠侍讀曰吉禘於莊公不於大廟何也禘於大廟而致莊公焉因莊公而行吉禘故書曰吉禘於莊公莊公之喪未滿二十五月故書吉以譏之吉禘者新主入廟與先君相接因是而爲大祭故不稱宮明非新宮也則在大廟何疑在大廟曷爲不書辟嫌也何嫌嫌同吉禘於大廟致莊公則嫌莊公不應致與禘於大廟用致夫人同夫人不應致故書致莊公不應吉故書吉用者謂用禘也用禘猶引郊也秋九月不可以用郊致夫人不可以用禘

夫禘則終王王者喪終乃用之刑禘而致夫人悖矣國之大事惟郊禘春秋屢書郊不屢書禘惟書此二禘皆譏也昭公十有五年禘於武宮時禘也不書禘而書有事者問之常事云爾常事不書非常然後書或曰禘惟一安得有三吉禘時禘皆春秋壞法亂紀者爲之也春秋凡壞法亂紀之事如吳楚之君葬以臣召君與臣出其君皆不書於冊曷爲而獨書此壞法亂紀之祭哉(江氏曰)不言夫人氏君母不可指斥也若致哀姜則哀姜有謚號何得止言夫人且以主附廟亦不可謂之用致(沈學博曰)僖公非哀姜所生齊桓誅之僖必不夫人之且必不待八年之久則夫人者指成風也妾媵無助祭之事尊成風爲將來祔食之地乃致成風爲此日入廟之典故春秋以其非常而書之

以成風稱小君是亂嫡妾之分雖然猶愈於哀姜也說在乎漢光武之黜呂后而以薄氏配高廟也

及其大夫荀息

晉獻公之立奚齊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臣子言之則君父之命存焉(原注)古人重父命伯夷以父命之故不立而逃叔齊是也是故荀息之

忠同於孔父仇牧（楊氏曰予謂息亦可此如五代史之與王子明（莊侍郎）曰春秋責賢者備孔父仇牧荀息克以一節應先王之法春秋不責之以備也春秋尚此三人亂不自斯人出斯人一心于所事前定者終不變孔父荀息也猝然不驚不顧其身者仇牧也）

邢人狄人伐衛

春秋之文有從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並舉二國而狄亦稱人臨文之不得不然也（原注莊公二十三年荊人來聘趙氏鵬飛曰稱人非進之也若但書荊來聘則若舉國皆來於文不順故書人字以成文耳不然二十八年荊伐鄭何以不書人乎）若惟狄而已則不稱人十八年狄救齊二十一年狄侵衛是也穀梁傳謂狄稱人進之也何以不進之於救齊而進之於伐衛乎則又爲之說曰善累而後進之夫伐衛何善之有

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不稱於越而稱越人亦同此例（原注陸氏纂例曰凡夷狄與諸侯列序皆稱人以便文但君臣同辭）

王入于王城不書

襄王之復左氏書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而經不書其文則史也史之所無夫子不得而益也路史以爲襄王未嘗復國而王子虎爲之居守此鑿空之論（原注其說曰春秋始書天王出居後四年五月書公朝于王所冬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文公八年書天王崩未嘗書入也王猛居皇敬王居狄泉此畿內地而其入也猶且書之天下之主也鄭他國也亦既遠而戒矣孰有人不書哉納天子定王室是乃人臣之極動而不書於經又何以春秋爲然則襄王未嘗入也）且惠王嘗適鄭而處于櫟矣（原注莊公二十年）其出不書其入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則是

未嘗出未嘗入也莊王僖王頃王崩皆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則是未嘗崩也而可乎（原注）趙氏曰春秋王崩三不書見王室不告魯亦不赴也　愚謂此特因舊史之不書而二者之義自見　邵氏曰襄王之出也嘗告難於諸侯故仲尼據策而書之其入也與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嘗告於諸侯策所不載仲尼雖得之傳聞安得益之乃若敬王之立則仲尼所見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諸侯況天王乎策之所具蓋昭如也故狄泉也書成周也書事莫大於天王之入而春秋不書故夫子之自言也曰述而不作

星孛

春秋書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不言及漢重不在漢也

子卒

叔仲惠伯從君而死義矣而國史不書夫子平日未嘗闡幽及之者蓋所謂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也〔全氏曰惠伯共所傅者應立之世子既主喪矣襄仲突出而弒之是死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今求聖人所以不書之故而不得乃詆之則非也荀息在晉非能導其君以正者及其老而耄以身殉亂聖人書之以爲猶愈于里克丕鄭之從也非竟許之也若惠伯則眞忠也然則聖人不書何也曰其文則史是固舊所不書也聖人無從而增之而況旣諱國惡不書子赤之弒則惠伯無從而附見也〕〔錢氏曰惠伯之死不見於經闕文也不當貶〕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孔寧儀行父從靈公宣淫於國殺忠諫之泄冶君弒不能

死從楚子而入陳春秋之罪人也故書曰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杜預乃謂二子託楚以報君之讎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嗚呼使無申叔時之言陳爲楚縣矣二子者楚之臣僕矣尚何功之有幸而楚子復封成公反國二子無秋毫之力而杜氏爲之曲說使後世詐諼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解嗚呼其亦愈於已爲他人郡縣而猶言報讎者與沈春秋世學傳曰陳國小君弱不有貴戚世臣無以立國身不絕其世蓋積貴之繫人望久矣楚亦因陳所欲釋其利而歸之耳後儒責楚者固是而未悉彼時之情也與楚子之存陳不與楚子之納二臣也公羊子固已言之曰存陳悕矣

三國來媵

十二公之世魯女嫁於諸侯多矣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蓋宣公元妃所生（原注宣公元年夫人至自齊卽穆姜穆氏曰不如錄賢之說爲允）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媵故伯姬歸於宋特書（穆氏曰書子同生明嫡也崔侍郎曰子同生乘之有禮名之有義得殊異于適之法焉於克享其國傳嗣于孫此不易得之于大者聖人嘉而喜之故以書于策不以父母之惡累其子書曰嗣乃邁迹自身蔡仲所以爲忠臣孝子也方將親其後必先正其始謹而志之）衞碩人之詩曰東宮之妹正義曰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獨子也女亦然矣（汝成案古者擇配必適所出故晏平仲致女於晉曰先君之適是知嫡庶之分必先嚴自女子始矣所以端其本也）

殺戎不稱大夫

凡書殺其大夫者義繫於君而責其專殺也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文不可曰盜殺大夫故不言大夫原注杜氏曰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其義不繫於君猶之盟會之卿書名而已胡氏以爲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

閽弒吳子餘祭言吳子則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吳閽弒其君也原注盜殺蔡侯申同此春秋中凡若此者皆趙子所謂避不成辭穀梁子曰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非也楊氏曰閽非名故不言君

邾子來會公

定公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春秋未有書來會公者來會非朝也會于大蒐之地也嘉事不以野成故明年正月復來朝

葬用柔日

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己丑丁巳所卜之日也遲而至於明日者事之變也非用剛日也（原注）經文所書葬列國之君無非柔日者惟成公十五年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是剛日其亦雨不克葬遲而至於明日者與漢人不知此義而長陵（原注）高帝以丙寅茂陵（原注）武帝以甲申平陵（原注）昭帝以壬申渭陵（原注）元帝以丙戌義陵（原注）哀帝以壬寅皆用剛日（楊氏曰不特雨也日食之類皆是但庚辰之葬無日食耳

穆天子傳盛姬之葬以壬戌疑其書爲後人僞作

諸侯在喪稱子

凡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卽位然後成之爲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沒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則子道畢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衛子（原注：成公）二十八年陳子（原注：共公）定公三年邾子（原注：隱公）是也（原注：雜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氏注曰謂未踰年也）踰年則改元國不可以曠年無君（原注：白虎通曰踰年稱公者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梁氏〔引〕案史記衛戴公無元年而稱元年者戴公亦欲踰年改元而其身已不及待其臣子憫其經營而造於艱難危苦之會而不忍使從未成君之例卽以懿公九年爲戴公之元年此朱子綱目之例而不謂古之人已有行之者政可見人情不甚相遠也）故有不待葬而卽位則已成之爲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

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桓公十三年衛侯（原注惠公）宣公十一年陳侯（原注成公）成公三年宋公（原注共公）衛侯（原注定公）是也所以敬守而重社稷也（原注杜氏左傳注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蓋不達此義）此皆周公之制魯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傳曰君存稱世子（原注世子下仍當繫名若陳世子款鄭世子華之類）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得之矣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原注襄公）定公四年陳子（原注懷公）是也所以從同也（原注盟會之文從同而書不得獨異）昭公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原注劉蚠亦在喪）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別也（原注嫌於敬王王子朝）

鄭伯突出奔蔡者已即位之君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者

已葬未踰年之子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聖人之抑忽而進突也(原注)忽突皆名別嫌也杜氏注譏之者非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未葬居喪之子也里克弑其君卓者踰年已即位之君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非也(楊氏曰凡穀梁之說失之巧而纖)

未踰年書爵

即位之禮必於踰年之正月即位然後國人稱之曰君春秋之時有先君已葬不待踰年而先即位者矣宣公十年齊侯使國佐來聘(原注)頃公成公四年鄭伯伐許(原注)悼公稱爵者從其國之告亦以著其無父之罪

尹氏卒

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不書葬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蓋春秋自成風以下雖以妾母為夫人然必公即位而後稱之此姒氏之不稱者本無其事也原注左氏謂不成喪者非後世之君多於柩前即位於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為皇太后原注續漢禮儀志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群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及乎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貳於君子疑於父而先王之禮亡矣

卿不書族

春秋之文不書族者有二義無駭卒挾卒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溺會齊師伐衞未賜氏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

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意如至自晉婼至自晉一事再見因上文而略其辭也（原注公羊宣公元年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如後人作史一條之中再見者不復書姓左氏不得其解於溺會齊師伐衞則曰疾之於歸父還自晉則曰善之豈有疾之而去族善之而又去族者乎）

春秋隱桓之時卿大夫賜氏者尚少故無駭卒而羽父為之請族（姚氏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至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曾孫如無駭之展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王父之字爲族也公子公孫其身必無賜族之理經之季友仲遂叔肸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之故杜注並云字也）如挾如柔如溺皆未有氏族者也（原注穀梁傳不爵大夫之說近之而未得其實）莊閔以下則不復見於經其時無不賜氏者矣

劉原父曰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

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鄧氏曰據王制則小國二卿無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其於王朝皆士也（原注韓宣子稱晉士起）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周衰禮廢強弱相并卿大夫之制雖不能盡如古見於經者亦皆當時之實錄也故隱桓之間其去西周未久制度頗有存者是以魯有無駭柔挾鄭有宛詹秦楚多稱人至其晚節無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君曰已益削轉從小國之例稱人而已說者不知其故因謂曹秦以下悉無大夫患其時有見者害其臆說因復構架無端以飾其僞彼固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爾

或曰翬不稱公子何與杜氏曰公子者當時之寵號（原注宣元）

年注翬之稱公子也桓賜之也其終隱之篇不稱公子者未賜也原注劉原父曰公子雖親然天下無生而貴者是以命爲大夫則名氏得兩通未命爲大夫則得稱名不得稱公子若專命之罪則直書而自見矣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已賜氏也衛州吁弒其君完未賜氏也胡氏以爲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及其身此求其說而不得故立此論爾

大夫稱子

周制公侯伯子男爲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並以伯仲叔季爲稱原注詩云叔兮伯兮此大夫之稱也　春秋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杜氏注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字閔氏曰案春秋自莊十二年衛大夫已稱子石祁子是也大夫稱子莫先于此曆氏曰伯叔大夫士之通字三桓之先曰共仲曰僖

叔曰成季孟孫氏之稱子也自蔑也原注文公十五年閔氏曰案國語有孟文子卽左傳文伯也又先于蔑之稱子也叔孫氏之稱子也自豹也原注襄公七年閔氏曰案國語定王八年有叔孫宣子卽左傳叔孫宣伯也又先于豹之稱子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原注文公十三年閔公元年書季子二年書高子皆春秋之特筆閔氏曰季孫行父之稱子見文六年不待十三年也閔氏曰特筆亦未然據史舊文耳觀公羊傳自見晉之諸卿在文公以前無稱子者魏氏之稱子也自犨也原注僖公二十三年欒氏之稱子也自枝也原注僖公二十八年閔氏曰案左傳桓三年有欒共叔然國語稱爲欒共子又先于欒氏之有貞子趙氏之稱子也自衰也原注文公二年中行氏之稱子也自林父也原注文公十三年郤氏之稱子也自缺也原注文公十三年知氏之稱子也自首也原注宣公十二年范氏之稱子也自會也原注宣公十二年閔氏曰案范氏稱子亦自渥濁也並見十二年韓氏之稱子也自厥也原注宣公十二

年晉齊魯衞之執政稱子他國惟鄭間一有之餘則否不敢與大國並也魯之三家稱子他如臧氏子服氏仲叔氏皆以伯叔稱焉不敢與三家並也原注惟襄公十四年有子叔齊子論語有卞莊子閻氏曰案子叔氏有齊子卽叔老有敬子卽叔弓一見襄十四年一見昭三年誰謂不敢與三家並也其生也或以伯仲稱之如趙孟知伯死則謚之而後子之猶國君之死而謚稱公也於此可以見世之升降焉讀春秋者其可忽諸

春秋時大夫雖僭稱子而不敢稱於其君之前猶之諸侯僭稱公而不敢稱於天子之前也何以知之以衞孔悝之鼎銘知之曰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成叔孔成子烝鉏也文叔孔文子圉也叔而不子是

君前不敢子也〔原注〕左傳韓厥言於晉侯亦云成季宣孟〔閻氏曰〕君前臣名禮也孟子稱莊暴于齊宣王前曰莊子誠所未解〔左暄曰〕按杜蕢對晉平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知悼子晉大夫知罃也是君前稱子矣且成叔文叔亦是孔悝鼎銘述其君莊公蒯聵之辭非稱之於君前也猶有先王之制存焉〔原注〕陸淳曰侯伯子男之臣皆得稱其君曰公其子孫亦曰公子而諡不得云公者諡是王所賜也大夫之臣得稱其主曰子而諡不得稱子者諡是君所賜也〔左暄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于君君曰謂夫子貞惠文子是春秋時大夫稱子實出自君之命矣至戰國則子又不足言而封之爲君矣

洛誥予旦以多子越御事多子猶春秋傳之言羣子也〔原注〕宣公十二年唐孔氏以爲大夫皆稱子非也

春秋自僖文以後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則匹夫而爲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原注〕孔子弟子惟有子曾子二人稱子閔

子冉子僅一見又其後則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原注]孟子樂正子注子通稱故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原注]如云非不說子之道衛君待子而爲政之類閻氏曰案陳子禽謂子貢凡兩稱子禽曰亢子貢弟子也若夫子于季子然一稱子子季康子四稱子陳亢于伯魚亦稱子桀溺于子路亦稱子子路于丈人亦稱子豈皆弟子之于師乎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原注]如云子誠齊人也子亦來見我乎之類閻氏曰孟子之于平陸大夫蚳鼃沈同留行之客畢戰陳相景春戴不勝淳于髡告子慎子白圭宋句踐滕之或人俱稱之爲子豈皆弟子乎至曹交集注明謂不容其受業亦稱之爲子其說尤不可通亦世變之所從來矣

論語稱孔子爲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夫子者夫子矢之夫子喟然歎曰夫子不荅夫子莞爾而笑夫子憮然曰不直曰子而加以夫避不成辭也[原注]即此可悟春秋書法凡對君卿大夫皆稱孔子又季氏一篇皆稱孔子乃記者之異

有謚則不稱字

春秋傳凡大夫之有謚者則不書字外大夫若宋若鄭若陳若蔡若楚若秦無謚也而後字之閻氏曰子產謚成子見國語是子產有謚矣何左傳止稱爲子產公孫僑子產之子參字子思謚桓子是亦有謚矣何左傳不稱爲國桓子而必連其字曰桓子思內大夫若羽父若衆仲若子家無謚也而後字之公子亦然原注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楚共王之五子其成君者皆謚康王靈王平王是也其不成君無謚而後字之子干子皙是也他國亦然陳之五父鄭之子亹子儀是也衛州吁齊無知賊也則名之作傳者於稱名之法可謂嚴且密矣

人君稱大夫字

古者人君於其國之卿大夫皆曰伯父原注鄭厲公謂原繁叔父原注

魯隱公謂臧僖伯曰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獨諸侯然也曲禮言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然而天子接之猶稱其字宣公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曰季氏而弗聞乎成公三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曰鞏伯實來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原注）伯氏謂荀躒又曰叔氏而忘諸乎（原注）叔籍談字周德雖衰辭不失舊此其稱字必先王之制也（原注）春秋凡命卿書字皆本於此周公作立政之書若侯國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並列於王官之後蓋古之人君恭以接下而不敢遺小國之臣故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而成上下之交矣

王貳於虢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左氏之記周事曰王貳於虢王叛王孫蘇以天王之尊而曰貳曰叛若敵者之辭其不知春秋之義甚矣（錢氏曰此以後世之書法議古人宋儒多有此病貳心上下皆可用之叛與背聲相近晉之背先蔑而立靈公與此叛義同楚詞初既與予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亦此意也）

星隕如雨

星隕如雨言多也（原注服氏曰奔流者衆如雨之多）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言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莊以來至今再見此爲得之而後代之史或曰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織或曰四方流星大小縱橫百餘

皆其類也（原注）唐書天文志太和七年六月戊午日暮及昭四方流星大小縱橫百餘　正統四年八月癸卯日夜達旦有流星大小二百六十餘余於甲申年閏六月丙申望見月食既星流竟夕始悟古時有此異不言石隕不至地也傳曰與雨偕也然則無雨而隕將不爲異乎（汝成案）此下當別立秋無麥苗題諸本皆然當是傳寫初誤脫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據隱公元年傳曰有蜚不爲災不書使不害嘉穀焉用書之於經乎（楊氏曰）已無麥苗矣雖不害嘉穀亦書

築郿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舊唐書禮儀志太常博士顧德章議引此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魯凡城二十四邑惟郿一邑書築其二十三邑曰城豈皆有宗廟先君之主乎又定公十五年城漆

漆是邾邑正義亦知其不可通而曲為之說汶陂案陸氏新舊義為當

城小穀

城小穀為管仲也據經文小穀不繫於齊疑左氏之誤范甯解穀梁傳曰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按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即此地杜氏以此小穀為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劉昭郡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皆同按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公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公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成公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四書穀而一書小穀別於穀也又昭公十一年傳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則知

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自爲魯邑固況其時齊桓公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見於天下豈遽勤諸侯以城其私邑哉孫氏曰案春秋之言穀者尚有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襄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又成十七年傳齊國佐殺慶克以穀叛則齊地之名穀而不名小穀灼然矣小穀應屬魯邑左氏不應謬誤後讀公羊疏云二傳作小與左氏異始悟左氏經本作城穀與昭十一年申無字言正合故杜注以爲齊邑今經傳及注乃後人據二傳之文而誤加之也汝成案第三十一卷尚有小穀一條似失删并

齊人殺哀姜

哀姜通慶父弑閔公爲國論所不容而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義也而傳謂之已甚非也胡氏曰齊强魯弱齊女有罪必畏不敢討若父母家又黨庇之則人倫絕天理滅矣桓公誅之是也汝成案桓此舉使魯失臣子之義齊失父母之恩謂爲已甚義未達也或如陳執州吁而請莅殺于齊當兩得之

微子啟

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何孟春曰按書殷紂無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何應當日而有是事已去之後無復還之理而牧野之戰亦必不從人而伐其宗國也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之言特託之古人以規楚子乎楊氏曰金仁山曰武王伐紂非計微子也縱微子未遜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又曰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而未及微子以其遜野未之獲也又曰銜璧面縛者必武庚也紂已自焚故武庚請罪焉

徐孚遠曰史記言微子持祭器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微子

復其位如故夫武王旣立武庚而又復微子之位則是微子與武庚同在故都也厥後武庚之叛微子何以初無異同之迹然則武王克商微子未嘗來歸也

襄仲如齊納幣

經書僖公之薨以十二月而公子遂如齊納幣則但書冬卽如杜氏之解移公薨於十一月而猶在二十五月之內惡得謂之禮乎

子叔姬卒

據傳杞桓公在位七十年其二十二年魯文公之十二年出一叔姬其五十年魯成公之四年又出一叔姬再娶於魯而再出之必無此理殆一事而左氏誤重書之爾原注成公

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此其本事且文公十二年經書曰二月庚子子叔姬卒何以知其爲杞婦乎趙子曰書卒義與僖公九年伯姬同以其爲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其非先君之女也

齊昭公

文公十四年齊侯潘卒傳以爲昭公按僖公二十七年經書齊侯昭卒（原注孝公）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爲諡疑左氏之誤（原注經不書葬）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嬴生昭公前後文同（原注史記同）先儒無致疑者

趙盾弒其君

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此董狐之直筆也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此董狐之巽辭也傳者不察其指而妄述

孔子之言以爲越境乃免謬矣穿之弒盾主之也討穿猶不得免也君臣之義無逃於天地之間而可逃之境外乎楊氏曰司馬昭即誅賈充仍不免弒君之號

臨于周廟汝成案哀公二年傳文敢昭告皇祖文王此衍於字

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杜氏以爲文王廟也昭公十八年鄭子產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杜氏以爲厲王廟也傳曰鄭祖厲王原注宣公十二年鄭伯逆楚子之辭曰徼福於厲宣桓武而哀公二年蒯聵之禱亦云敢昭告於皇祖文王夫諸侯不得祖天子而有廟焉何曰此廟也非祖也楊氏曰支子不祭義又云何公廟之設于私家自三桓始也孰謂祖則不得廟則得乎始封之君謂之祖雖然伯禽爲文王之孫鄭桓爲厲王之子其就封而之國也將何祭哉

天下有無祖考之人乎而況於有土者乎意者特立一廟以祀文王厲王而謂之周廟歟漢時有郡國廟其亦倣古而爲之歟〔原注〕漢高帝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蓋亦以天下不可有無廟之諸侯王也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全氏曰〕愚謂則趙散亡此必有大宗伯之明文許令諸侯各立所出先王之廟而特不以之入五廟蓋周禮之別廟以義考之自爲多有假如周公之會于東都則別有祊在鄭國而況天子巡狩屬車所過乎後自皆有廟則各令同姓諸侯司之不然反不如周公矣漢人郡國皆立高皇廟其遺意也〔王氏曰〕漢人郊祀瀆亂無理元帝好儒貢禹韋〔元〕成匡衡等相繼爲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元〕成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愚謂韋匡庸相也貢禹醇儒也然郊祀賴其駁正占制猶存是其所長

竹書紀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按二十一年周文公薨於豐周公未薨何以有廟蓋周廟也〔原注〕公字

衍是則始封之君有廟亦可因此而知禘之說

欒懷子

晉人殺欒盈安得有謚傳言懷子好施士多歸之豈其家臣爲之謚而遂傳於史策邪陽氏曰荀寅士吉射又云何寅謚文吉射謚昭皆美謚非虞比也又崔武子汲戚案郤至謚昭子見國語

子大叔之廟

昭公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旣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十八年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

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此亦一事而記者或以爲葬或以爲蒐傳兩存之而失刪其一耳

城成周

昭公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衞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定公元年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衞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干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

此是一事左氏兩收而失删其一周之正月晉之十二月也其下文曰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又曰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庚寅卽己丑之明日而傳分爲兩年豈有遲之兩月而始栽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旬而畢矣

五伯

五伯之稱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元凱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原註詩正義引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與此同應劭風俗通亦主此說）孟子五霸者三王

之罪人也趙臺卿注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二說不同原注顏師古注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五伯則以爲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同注諸侯王表五伯則以爲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　白虎通並存二說其後一說謂齊桓晉文秦繆楚莊吳闔閭據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之卒甫二年不當遂列爲五亦不當繼此無伯而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國語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莊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軌注彭祖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是所謂五伯者亦商時也原注淮南子至於昆吾夏后之世高誘注昆吾夏之伯夏后桀之世也是知國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原注據此則時但有二伯穀梁傳交質子不及二伯左傳昭公四年椒舉對楚子言六王二公亦但指齊桓晉文若孟子所稱五伯而以桓公爲盛則止就東

周以後言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者也然趙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爲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以卒未嘗霸也史記言越王句踐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伯子長在臺卿之前所聞異辭（原注越世家言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又言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淮南子亦言越王句踐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告朔之）然則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之說言春秋之五伯當列句踐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闔閭句踐爲五伯（原注江都易王問越王句踐董仲舒對以五伯是當時以句踐爲五伯之數）斯得之矣

閻氏云董仲舒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五伯惟宋襄輩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稱不然句踐之伯不出仲尼後故（按成案）顧氏謂孟子所稱五伯始及句踐若孔子以前五伯盡合夏商言之不列句踐亦不必定屬宋襄也

占法之多

以日占事者史記天官書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是也以時占事者越絶書公孫聖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史記賈誼傳庚子日斜服集予舍是也又有以月行所在爲占史記龜策傳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漢書翼奉言白鶴館以月宿亢災後漢書蘇竟言白虹見時月入於畢是也周禮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則古人之法可知矣漢以下則其說愈多其占愈鑿加以日時風角雲氣遲疾變動不一其物故有一事而合於此者或迕於彼豈非所謂大道以多岐亡羊者邪故士文伯對晉侯以六物不同民心不壹而太史公

亦謂臯唐甘石書傳凌雜米鹽在人自得之於象占之外耳

干寶解易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曰一卦六爻則皆雜有八卦之氣若初九爲震爻九二爲坎爻也或若見辰戌言艮己亥言兌也或以甲壬名乾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離以子位名坎或若得來爲惡物王相爲興休廢爲衰解爻有等故曰物曰爻中之義羣物交集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衆形萬類皆來發於爻故總謂之物也說易如此小數詳而大道隱矣以此卜筮亦必不驗天文亦然

褚先生補史記日者列傳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

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

以日同爲占

裨竈以逢公卒於戊子日而謂今七月戊子晉君將死萇弘以昆吾乙卯日亡而謂毛得殺毛伯而代之是乙卯日以卜其亡此以日之同於古人者爲占又是一法

天道遠

春秋時鄭裨竈最明於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從亦不復火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愼曰將水叔孫昭

子曰旱也秋八月大雩是雖二子之精亦有時而失之也（原注昭公七年公將適楚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子服惠伯曰行三月公如楚）故張衡思元賦曰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

一事兩占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以有時災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元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一月癸巳天王崩十二月楚康王卒宋鄭皆饑一事兩占皆驗

天文五行之學愈疎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而已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簡也邵子原注日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而其所詳者往往在於君卿大夫言語動作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徵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也不爽揚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左氏不必盡信

昔人所言興亡禍福之故不必盡驗左氏但記其信而有徵者爾而亦不盡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至於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後始皇遂并天下季札聞齊風以爲國未可量乃不久而篡於陳氏聞鄭

風以爲其先亡乎而鄭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於韓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滅於宋王偃在諸姬爲最後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歷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記之言亦不盡信也

列國官名

春秋時列國官名若晉之中行宋之門尹鄭之馬師秦之不更庶長皆他國所無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領左尹右尹連尹鍼尹原注宣公四年有箴尹克黃哀公十六年有箴尹固疑卽鍼尹寢尹工尹卜尹芋尹原注陳有芋尹蓋藍尹沈尹清尹莠尹囂尹陵尹郊尹樂尹宮廄尹監馬尹揚豚尹武

城尹其官名大抵異於他國原注宋有褚師而鄭亦有之昭公二年子晳請以印爲褚師楊氏曰凡此諸尹有掌其事有官其地者

地名

左傳成公元年戰于茅入自丘輿注云齊邑三年鄭師禦晉敗諸丘輿注云鄭地哀公十四年阬氏葬諸丘輿注云阬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又是魯地是三丘輿爲三國地也文公七年穆伯如莒涖盟及鄢陵注云莒邑成公十六年戰于鄢陵注云鄭地今屬潁川郡是二鄢陵爲二國地也襄公十四年伐秦至于棫林注云秦地十六年次于棫林注云許地是二棫林爲二國地也襄公十七年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注云曹邑二十五年

同盟于重丘注云齊地是二重丘爲二國地也定公十二
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汝成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注蔑姑蔑二名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即此姑蔑也無注當是魯地哀公十三年彌庸見姑蔑
之旗注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是二姑蔑爲二國地也
地名孟者有五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
許男曹伯會于孟宋之孟也定公八年單子伐簡城劉子
伐孟以定王室周之孟也十四年衛太子蒯聵獻孟于齊
衛之孟也而晉則有二孟昭公二十八年孟丙爲孟大夫
今太原孟縣哀公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
人孟壺口此孟當在邢洺之閒
州國有二桓公五年州公如曹注州國在城陽淳于縣十

一年鄖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

昌歜

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注曰昌歜昌蒲葅而釋文歜音在感反正義曰齊有邴歜魯有公父歜（原注文公十七年周甘歜敗戎于邥垂）其音爲觸說文歜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感反不知與彼爲同爲異今攷顧氏玉篇有歜字徂敢切昌蒲俎也然則傳之昌歜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作歜（原注廣韻亦誤作歜）是知南北之學陸孔諸儒猶有不能徧通哀公二十五年若見之君將殼之今本作殼廣韻注曰說文從口蓋經典之誤文不自天

實開成始矣

襄公二十四年日有食之正義曰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轉寫謬誤失其本眞後儒因循莫能改易此通人之至論攷魏書江式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世謂之古文自古文以至於今其傳寫不知幾千百矣安得無誤後之學者於其所不能通必穿鑿而曲爲之說其爲經典之害也甚矣

古之教人必先小學小學之書聲音文字是也顏氏家訓曰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

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吾有取乎其言

文字不同

五經中文字不同多矣有一經之中而自不同者如桑葚見於衞詩而魯則爲黮鬯弓著於鄭風而秦則爲韔左氏一書其錄楚也薳氏或爲蔿氏箴尹或爲鍼尹況於鍾鼎之文乎記曰書同文亦言其大略耳

所見異辭

原注已下公羊傳

孔子生於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則所聞也隱桓莊閔僖則所傳聞也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有不備孔子得據其

所見以補之至於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則又遠矣雖得之於聞必將參互以求其信信則書之疑則闕之此其所以為異辭也公子益師之卒魯史不書其日遠而無所攷矣原注無駭卒俠卒不書日同此義以此釋經豈不甚易而實是乎何休見桓公二年會稷之傳以恩之淺深有諱與目言之異而以書日不書日詳略之分為同此例則甚難而實非矣竊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三語必有所本而齊魯諸儒述之然其義有三闕文一也諱惡二也言孫三也原注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從前之一說則略於遠而詳於近從後之二說則晦於近而章於遠讀春秋者可以得之矣漢書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襃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

而異言及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學原注鄒氏夾氏無傳
夫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曾子且聞而未達非子游舉其事
實之亦烏得而明哉故曰春秋之失亂

紀履緰來逆女汝成案履緰左傳作裂繻惠侍讀曰裂古音厲與履音相近

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
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
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富平李因篤曰此言經所以
不書紀侯者以見母雖不通而紀侯有母則不得自稱主
人以別於宋公之無母也

母弟稱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也母弟稱弟母兄稱

兄（原注左氏宣公十七年傳亦曰凡稱弟皆母弟也梁氏曰史記高祖之同母少弟也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趙太常云言同母以別于異母則可言同父以明異母則不可）何休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夫一父之子而以同母不同母爲親疏此時人至陋之見春秋以下骨肉衰薄禍亂萌生鮮不由此詩人美鳲鳩均愛七子豈有於父母則望之以均平於兄弟則教之以疏外以此爲質是所謂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郭氏曰若如公羊之說則異母兄弟不謂之兄弟乎程子曰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弟爲加親也若以同母弟爲加親則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獸也（汝成案母弟稱弟重適妻而嚴父統也此義不明而以妾爲妻廢嫡立庶之禍起矣母弟加親非爲母也乃爲

父也

子沈子

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羊子曰〔原注桓公六年宣公五年〕而又有子沈子曰〔原注隱公十一年莊公十年定公元年〕子司馬子曰〔原注莊公三十年〕子女子曰〔原注女音汝閔公元年〕子北宮子曰〔原注哀公四年〕何後師之多歟〔原注又有魯子曰莊公三年二十三年僖公五年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有高子曰文公四年皆不冠子穀梁傳有穀梁子曰隱公五年尸子曰隱公五年桓公八年沈子曰定公元年皆不冠子〕然則此傳不盡出於公羊子也明矣〔全氏曰明莊烈帝嘗詰以子程子爲尊稱何以不稱子孔子子孟子而毛西河亦以爲難如朱人張橫浦自稱子張子王厚齋自稱子王子則固不盡以

爲尊稱矣唐人劉夢得亦自稱子劉子又先生此是卽公羊傳自稱子公羊子之例也考之荀卿稱宋鈃爲子宋子王孫駱稱范蠡爲子范子是皆平輩相推重之詞不以師弟也顏氏據公羊所言特其一節耳雷氏云子者男子之美稱古人多係於氏孔顏是也或係於諡列國卿大夫之稱武子文子襄子桓子是也然東周以後始多此稱西周以前謂之父係於名氏之下加尹吉父仲山父虢石父程伯休父及閼父皇父燮父禽父皆是後又於名字下係以子晉悼公周爲周子冉有爲有子戰國時有和子嬰子皆是

穀伯鄧侯書名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原注穀鄧去魯甚遠不緣失地不得皆朝於魯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其義甚明而何氏乃有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之說又有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之說胡氏因之遂以朝桓之貶歸之於天道矣

鄭忽書名

鄭忽出奔衞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傳文簡而難曉李因篤曰春秋之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原注見初刻六羽傳）是則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也故子產曰鄭伯男也遭喪未踰年之君公侯皆稱子如宋子衞子陳子之類是也以其等本貴於伯子男故降而稱子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爲一等下此更無所降不得不降而書名矣名非貶忽之辭故曰辭無所貶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

師從逆者而言謂之王后從歸者而言謂之季姜此自然之文也猶詩之言爲韓姞相攸也猶左氏之言息嬀將歸過蔡也皆未嫁而冠以夫國之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也而公羊以爲王者無外其辭成矣又以爲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其說經雖巧而非聖人之意矣今將曰逆季姜于紀則初學之士亦知其不通又將曰王后歸于京師則王后者誰之女辭窮矣公羊子蓋拘於在國稱女之例原注隱公二年傳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而不知文固有倒之而順者也

傳文則有不同者左氏莊公十八年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

爭門 汲成案襄公二十三年傳文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此脫以字

公羊閔公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注鹿門魯南城東門也據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是也爭門吏門並闕按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从水爭聲士耕切是爭門即以此水名省文作爭爾原注廣韻作埩後人以瀞字省作淨音才性切而梵書用之自南北史以下俱爲才性之淨而魯之爭門不復知矣原注禮記絜靜精微只作靜字

程氏曰案淨水發于故魯城東北之五泉流經夫子墓前西南入沂俗訛以爲洙水又呼泥河此水甚小自春秋至今不涸猶洛陽城中之狄泉也

仲嬰齊卒

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其爲仲遂後者也（原注）杜氏注曰襄仲子公孫歸父弟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則子叔聲伯也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氏故其子即以父字爲氏（原注）劉炫曰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孔氏曰死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季友仲遂亦同此例中唐以後賜功臣之號亦此意也生而賜氏非禮也以父字爲氏亦非禮也春秋從其本稱而不沒其變氏其生也書公子遂其死也書仲遂卒于垂於其子也其生也書公孫歸父其死也書仲嬰齊卒（原注）公子季友卒亦同此義惟季友之子不見於經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此言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

大夫死見經爲仲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聲伯則戰竃（原注成公二年）如晉（原注六年）如莒（原注八年）已屢見於經矣

爲人後者爲之子此語必有所受然嬰齊之爲後後仲遂非後歸父也（原注猶之叔孫僑如奔而立豹）以爲爲兄後則非也傳拘於孫以王父字爲氏之說而以嬰齊爲後歸父則以弟後兄亂昭穆之倫矣非也且三桓亦何愛於歸父而爲之立後哉（惠侍讀曰戰國衛南文子者子南子猶仲嬰齊仲遂子不必至孫始氏王父字公羊創孫稱祖兄爲父說殊悖）

隱十年無正（原注已下穀梁傳）

隱十年無正者以無其月之事而不書非有意削之也穀梁以爲隱不自正者鑿矣趙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舊史闕也得之矣（班侍郎曰五始大教也隱公春秋之始也公即位可闕乎幾其

位行其禮創不書乎抑未嘗踐其位行其禮無可書乎曰公踐其位行其禮然後稱元年君之始年非他人隱公也則何以不書成公之讓與繼故者何辭非所以尊先君也善乎穀梁子之言隱公成父之惡以爲讓所由與伯夷叔齊則異矣嘗得而推言春秋之志天倫重矣父命尊矣讓國誠則循天理承父命不誠矣雖行卽位之事若無事焉是以不書卽位也君位國之本也南面者無君國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十年無正隱不自正國以無正也元年有正正隱之宜爲正而不自爲正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

戎菽

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戎菽也似據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而爲之說桓公以戎捷夸示諸侯豈徒一戎菽哉且生民之詩曰蓺之荏菽荏菽旆旆傳曰荏菽戎菽也爾雅戎菽謂之荏菽原注亦作茙菽列子北宮子既歸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則自后稷之生而已蓺之不待桓公

而始布矣

隕石于宋五

公穀二傳相傳受之子夏其宏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凡數十條然而齊魯之間人自爲師窮鄉多異曲學多辯其穿鑿以誤後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隕石于宋五六鷁（原注左氏公羊作鷁）退飛過宋都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鷁六而夫子改之六鷁也穀梁子曰隕石于宋五後數散辭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辭乎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聚辭乎初九潛龍後九也九二見龍先九也世未有爲之說者也

石無知故日之然則梁山崩不日何也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則有鸜鵒來巢不月何也夫月日之有無其文則史也故劉敞謂言是月者宋不告月嫌與隕石同日書是月以別之也

王子虎卒

文公四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左氏以爲王叔文公者是也而穀梁以爲叔服按此後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成公元年劉康公伐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明叔服別是一人非王子虎（原注胡氏仍穀梁之誤）

穀梁曰誤作日

穀梁傳宣公十五年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也疏解甚迂按傳文曰字誤當作其日潞子嬰兒賢也〔原注〕書皋陶謨思曰贊贊襄哉呂刑今爾罔不由慰曰勤易大畜九三曰曰閑輿衞皆當作曰古人曰日二字同一書法雖曰若之曰上畫不滿與日字異耳故陸氏釋文於九經中遇曰字可疑者卽加音切又有一字而兩讀者如詩豈不日戒曰音越又人栗反曰爲改歲曰殺羔羊亦然自古經師所傳或以爲日月之日或以爲曰若之曰陸氏兩存而以其音別之毛晃以爲一字兩音而駿其失誤矣　史記秦始皇本紀贊而以責一日之孤正義曰日音馹〔臧氏曰〕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孫宜公音義引丁音日音馹或作日誤也趙氏注亦不以爲堯之言自上文當堯之時以下皆敍事之辭也邪疏則誤讀日爲曰矣

日知錄集釋卷四終